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12.008

林宏宇:“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12 期,第 86-93 页。

LIN Hongyu,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Deal’ and Its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12, 2018, pp.86-93.

# 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林宏宇<sup>1</sup>

(1. 华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了解特朗普“新政”的内容, 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当前并预判未来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特朗普“新政”的内涵可从内政、外交、社会思潮三个维度来解读。内政方面, 主要体现为 4 项内容: 大减税、促就业、争民心、反移民。对内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 执政效果较好。外交方面, 体现为以“美国优先”为原则, 继承并发扬了 20 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社会思潮方面, 特朗普“新政”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 让过度“左倾”的美国回归正态。同时, 我们不宜过分解读特朗普“新政”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而应从战略高度认知和正面塑造中美关系。

**关键词:** 特朗普“新政”; 内政影响; 外交影响;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8)12-0086-08

作为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三无”总统(无公职经历、无从政经验、无外交经历),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颇受争议、褒贬不一。刚刚过去的中期选举可视为对其执政的全民公投, 虽然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 但如从美国选举政治视角来看, 应该说选举结果对特朗普还算不错, 至少他没有落入 1952 年以来共和党总统难逃的“捆脚魔咒”<sup>①</sup>, 而且共和党州长还赢得了美国过半数的州。当然, 其是非功过还有待后人细细评估, 但近 2 年来特朗普确在内政、外交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富有“特氏风格”的执政举措, 笔者称之为特朗普“新政”。通过了解特朗普“新政”,

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当前和预判未来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特朗普“新政”及其影响, 我们可从内政、外交与社会思潮三个维度来解读。

## 一、以减税促就业为抓手 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特朗普虽无从政经验, 但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 他深谙经济牌对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性, 上台伊始, 他就把对内“新政”聚焦在美国国内经济上。主要通过大幅减税、促进就业的方式

收稿日期: 2018-09-29; 修订日期: 2018-11-26。

**作者简介:** 林宏宇(1969—), 男, 北京人,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问题、中美关系、大国外交、国际安全。

① 所谓的“捆脚魔咒”, 是指自 1952 年以来所有共和党总统都或多或少受到同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的困扰, 难以施展其行政抱负, 而成为被“捆住手脚”的总统。例如, 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都被“捆住”6 年, 老布什被“捆住”4 年, 福特、里根、小布什各被“捆住”2 年。

拉动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同时,为了拉抬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大力打造“民心工程”,加大移民改革力度,坚决反对非法移民。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把减税作为政府施政的首个要务,大力游说国会,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减税法案。通过大幅减免企业税,降低消费税,放松政府管制和其他有利于美国工商业的管理政策改革,大幅提高了美国企业税后收益率。这些举措加速推动美国私人企业投资的增加,美国经济开始摆脱奥巴马时代的所谓“惯性停滞”。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前7个季度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为2.7%,而奥巴马政府同时期的增长率仅为2.15%,也远高于之前同期的小布什政府(1.8%)。据预测,截至2018年底,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将达到3.1%,这将是2005年以来第一次超过3%,远高于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2.3%。同时,美国2017年实际失业率为4.4%,也低于奥巴马时期经济学家所预测的4.7%,2018年将达到4.0%以内。<sup>①</sup>

根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到2015年第四季度,美国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含商业地产、制造业工厂、设备、专利产品等)的增长率平均为5.4%,并在2016年放缓至仅1.8%。但自特朗普“新政”以后,2017年该投资增长率跃升至6.3%,2018年头两季度的增幅进一步提升为9.4%。另外,自2017年9月以来,美国设备投资强劲增长7.4%,这主要得益于2017年第4季度减税法案所带来的投资补贴政策的利好。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企业在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资也分别激增了13.6%和11.1%。<sup>②</sup>

另外,自2017年12月以来,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的小企业乐观指数的平均值高于其45年历史平均记录。2018年5月,该指数上升至108.8,超过1983年7月该指数的历史最高点108.0,为该指数45年来的最高水平。<sup>③</sup>同时,美国雇员薪酬增长率也创下45年来的新高,据美国劳工部统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工人周薪与月薪的增长率达到3.1%,2018年8月美

国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资已达到27.16美元,为1989年以来的新高。<sup>④</sup>

由于经济增长强劲,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超过奥巴马执政时期。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家庭真正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平均只有1.9%,而自特朗普“新政”以来,2017年就增长到2.8%,2018年上半年达到3.5%。<sup>⑤</sup>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美国普通百姓的消费信心也有所增强,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乐观指数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sup>⑥</sup>

具体就业数据方面,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自特朗普“新政”以来,美国已经增加了320万多个工作岗位。其中,尤值一提的是美国实体工业(建筑业、制造业、采矿和伐木业)的发展形势喜人,增加了87.6万个新职位。2018年以来平均每月增加21.5万个就业机会,高于2016年和2017年的涨幅。截至2018年9月,有90万名美国工人进入或重新加入实体工业劳动力大军。<sup>⑦</sup>另外,美国就业市场上弱势群体的失业率也出现了“三低”,即非洲裔、拉美裔和亚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美国妇女的失业率达到了近65年来的最低纪录,退伍军人的失业率已降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这些人多数是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友”,特朗普对内“新政”在不同程度地分化了这

①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nr0.htm>;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EA, <http://www.bea.gov/data/gdp/gross-domestic-product>.

② “U.S. Economy at a Glance”, BEA, <http://www.bea.gov/news/glance>.

③ “Small Business Optimism Shatters Record Previously Set 35 Years Ago”, NFIB, <https://www.nfib.com/content/press-release/economy/small-business-optimism-shatters-record-previously-set-35-years-ago/>.

④ “Average Salary Information for US Workers”, The Balance Careers, <https://www.thebalancecareers.com/average-salary-information-for-us-workers-2060808>.

⑤ 同②。

⑥ “Preliminary Results for December 2018”, SCA, <https://www.sca.isr.umich.edu>.

⑦ “Job Openings Reach a New High in 2017, Hires and Quits Also Increas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job-openings-reach-a-new-high-in-2017-hires-and-quits-also-increase.htm>.

些人的投票意愿。这也是此次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总体表现还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大减税、促就业的同时，特朗普对内“新政”也在“民心工程”方面频频出招，收效不错。悉数盘点主要有6大政策举措：

(1) 提出“美国病人优先”蓝图计划(American Patient First)，以降低处方药价格为突破口，逐步推行特朗普风格的医保方案，以填补他取消奥巴马全民医保法案带来的医保真空，以赢取民心。

(2) 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目前美国约有660万个制造业岗位还缺乏技术工人，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工人培训计划，以配套其“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实业回归战略。专门成立的两个机构包括，面向全体美国工人的“总统劳工委员会”(President's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American Worker)，以及“美国劳工政策顾问委员会”(The American Workforce Policy Advisory Board)。前者为美国总统提供工人培训方面的战略对策建议，后者负责具体的劳工培训政策方面的咨询。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鼓励各个公司、机构和基金会加大对员工的培训投入，鼓励美国大学多招收培养理工科(STEM)专业学生。

(3) 做好退伍老兵的工作，加强联邦政府对老兵的就业指导服务与救济津贴力度，加强老兵工作的公关宣传力度。2018年8月安排副总统彭斯专程接回55具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遗骸。同时，高调宣布美国要组建美国航天军部队(Space Force)，宣称要重返月球，这既是对外宣示逞强，也是对内显示要进一步提升军人的地位。

(4) 签署行政命令，给小业主和实业工人提供退休安全保障计划，以此解决这些实业界的后顾之忧。

(5) 拨付联邦专项资金，加强毒品控制，打造无毒品社区工程。

(6) 加强联邦危机应急保障部(FEMA)的建设，在美国近期发生多起飓风防范中表现不错，赢得不少民心。

另外，打移民牌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

的重要原因之一，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新政”依然乐此不疲，不断炒作移民议题，加大移民改革力度，坚决反对非法移民。加强移民管理机构建设，成立移民执法局(ICE)，加强非法移民的甄别与遣返；要求国会拨款加快修建美墨边境墙工程；授意美国移民局(CIS)发布公开声明，删除“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的表述；不惜调动军队应对来自中美洲的7000多名难民，阻止他们进入美国；拟以总统行政命令挑战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有关“出生公民权”的规定；授意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2019年美国移民改革重点规划》，规划涉及移民、留学签证等方面的政策，进一步收紧合法移民的管理，声称“美国只要最优秀、最聪明的外国人！”，外籍人士的留美之路将被大幅收窄。<sup>①</sup>显然，特朗普炒作反移民议题也是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反移民牌是特朗普助推共和党中期选情的有效手段。

总的来看，特朗普对内“新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弭美国国内部分矛盾，降低美国国内反特朗普的声音，客观上助推了共和党的选情。尽管现在的美国社会依然是分裂的，但通过“新政”，特朗普的执政信心无疑得到很大的增强，同时也增强了特朗普对抗民主党可能发动弹劾威胁的信心，客观上有利于特朗普2020年的连任竞选。

## 二、兼备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

外交方面，特朗普“新政”也很活跃。上任近两年以来，特朗普在对外政策领域也是动作频频，风格独特，笔者认为他兼备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

何谓“三大外交法宝”？这是指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有三个较明显的特点，即“退出”“逞强”与“单边”。

<sup>①</sup> 林宏宇：“特朗普炒作‘反移民’议题意在助推共和党中期选情”，亚太日报，2018年11月1日，[https://api.apdnews.cn/res/static/181101/zh\\_CN/2581293\\_share.html](https://api.apdnews.cn/res/static/181101/zh_CN/2581293_share.html)。



依靠这“三大外交法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世纪(尤其自1952年以来)的激烈选战中多次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纵观20世纪以来的美国大选,尤其是国会选举,民主党一直领先共和党,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如果以1900年为统计起点,可以发现民主党比共和党多控制国会众议院16年,多控制参议院18年;如以1952年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以来为统计起点则更加明显,众议院几乎成了民主党的天下,民主党曾经控制众议院长达40年(1955—1995年)。<sup>①</sup>而唯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比民主党总统多占据了8年白宫。<sup>②</sup>

所谓的“退出”,是指美国共和党总统常以现实的美国利益为由,退出或脱离某种国际机制或纷争。20世纪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政治影响很大,尤其对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影响更大。<sup>③</sup>受此影响,共和党总统往往倾向于退出耗费美国国力的国际冲突、战争、意识形态之争、国际担当或其他“国际政治的正确性”,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赢取选民的支持。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共和党总统哈丁退出其前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倾心打造的美国引领世界的“十四点计划”,让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时代;50年代初,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兑现竞选承诺,果断退出朝鲜战争,这为其赢得了8年的白宫;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退出越南战争,曾让尼克松的民调支持率如日中天。

所谓的“逞强”,是指受美国大国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共和党总统有时也常以强势外交,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强硬来获得民意支持。例如,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行“大棒”战略,通过武力追求美国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范围,把美国利益从北美大陆推进到拉美和太平洋领域,而成为“美国英雄”<sup>④</sup>;里根总统则通过“全面推回”战略,通过对苏联全面强硬,追求“美国的伟大”与世界领导权,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冷战英雄”<sup>⑤</sup>。可以说,老布什就是借助里根总统的“逞强”光芒而继续执掌4年白宫。

所谓的“单边”,是指受实用主义、狭隘民粹

主义等影响,共和党总统有时会极端片面地以本国狭隘的国家利益为重,不顾国际社会的关注或反对而采取单边外交行为。例如,2003年,小布什总统不顾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不顾法、德、俄、中等大国的不满,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边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并凭借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任性高调地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支持美国,就是美国的敌人和对手。凭此,小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最高时达到将近90%,一扫其上任初期的弱势总统形象,为其顺利连任打下基础。

从目前来看,笔者认为,特朗普外交“新政”同时兼具了上述美国共和党总统外交政策的三个传统与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从而形成所谓的“特式风格”。

首先,“特式风格”的退出。即“打包式、大批量”的退出,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而且还退出像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联合国教科文、国际人权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国际合作。换句话说,特朗普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原则,回避国际担当与责任,任何导致加重美国负担的国际合作都是特朗普要回避、要退出的,而且即使这种“退出”有可能伤害到美国未来的国家声誉与名望,但只要“退出”是有利于眼前的美国利益,特朗普就会果断拍板决定。

其次,“特式风格”的逞强。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基本上是复制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让美国伟大”的思路,也是强调加强美国军力、

① 林宏宇著:《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② [美]威廉·德格雷戈里奥著,周凯等译:《美国总统全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页。

③ 王元明著:《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④ [美]迈克尔·H·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⑤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s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6.

增加军费开支、军事项目优先、发展太空军事力量等。但特朗普更强调军人的政治作用,更喜欢从军方背景人士中挑选幕僚。<sup>①</sup> 所以,在其内阁成员中有不少军人或有军方背景的官员,如白宫办公厅主任、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助理等。

最后,“特式风格”的单边。极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不论是否盟国,只要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例如,特朗普不顾各方反对,单边开启对世界多国(含其盟国在内)的“贸易战”;不顾欧洲盟国的反对,单边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单边退出“中导”条约等。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以前传统的美国总统标准来看待特朗普的外交行为。他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其成功的商人背景与张扬个性,也给特朗普的外交“新政”带来许多特殊的影响:

第一,虽缺乏从政与外交经验,但特朗普有成功的商人经历,他把商业谈判的技巧与理念引入国际交往。因此,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就成为特朗普外交决策的常态,外部世界要逐渐适应“特式风格”的这种特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第二,个性张扬,好出风头,滥用自媒体。特朗普有个名言:好名声比坏名声强,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这样的个性特点导致其很可能为了吸引外部世界的眼球或要创造某个历史记录而“感性”决策。而在当今自媒体时代,特朗普对“推特”(Twitter)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因此,在他逐渐适应美国总统角色的过程中,各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层出不穷,在中东问题、朝鲜问题等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尤其明显。<sup>②</sup>

第三,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其竞选承诺的政策兑现率极高。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他是1952年以来竞选承诺兑现率最高的美国总统,几乎达到80%以上。他在竞选时所发出的承诺,绝大部分都很快兑现了。如“禁穆”(限制穆斯林入境)、“修墙”(修建美墨边境墙)、“废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退群”(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组织、伊核协议)等。

### 三、打破美国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的垄断

特朗普“新政”还体现在社会思潮领域打破了美国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的垄断,让过度“左倾”的美国回归正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特朗普“挽救”了美国。

美国民主党总统执政多年(尤其是奥巴马8年任期)的结果是西方历史悠久的多元主义社会思潮,尤其是文化多元主义开始泛滥。本应是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包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文化,但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sup>③</sup> 他们要求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殊性,既要承认其差异性,也要承认其平等性。但这种承认是单向度、不对称的,即少数群体文化可以攻击、否定主流文化,但主流文化却不能影响和融合少数群体文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少数群体的文化受到无原则的推崇,解构主流文化似乎成为了一种时髦。<sup>④</sup> 似乎只要是少数弱势群体的文化,就可成为道德的化身,就可以享受无限的特权,而对于美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即传统男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无论怎么贬损、丑化、攻击都是正确的,文化大融和、大熔炉的观念被批判、被抛弃。<sup>⑤</sup> 也就是说,文化多元主义者采取了极端逆反的路线,在某些场合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和逆淘汰现象。而且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者继承了西方左派不宽容的传统和战斗精神,将其信条原教旨化,奉行越多元越好、异质程度越高越好的原则,将少数群体的文化罩上了道德正确的外衣,设置文化禁忌,

① 尹继武:“特朗普的人格画像: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微观基础”,《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第12页。

② 同①,第13页。

③ [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④ 钱满素著:《文明给谁看》,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⑤ [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6页。

即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在这种“正确性”的支配下,出现了很多怪现象:不少美国大学的《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史》课程被取消,代之以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移民、同性恋者的历史;祝福“圣诞快乐”在一些场合竟然被认为是不适宜的主流文化的压迫行为;任何令少数文化群体的个别成员不快的言行,都被视为对少数文化群体的整体冒犯;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竟然被视为对同性恋者或变性者的歧视等。<sup>①</sup>

文化多元主义社会思潮的泛滥,导致美国主流文化遭遇严重危机,主流文化群体感到焦虑和愤懑。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之所以受到美国白人的追捧,就因为他所表达的正是这些人的感受和诉求。

特朗普对文化多元主义社会思潮的打破,首先在内政方面表现为反对任何“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的存在。比如,他反对以种族多元化和和谐为理由,容忍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加强边境管控;反对以人权至上、文明融合、包容宽容为由,容忍极端穆斯林涌入美国,而发布“禁穆令”;主张“枪支不是问题,拥枪的人才不是问题”,反对以“道德正确性”为由禁枪,而主张加强拥枪人员的管理;反对奥巴马时期通过对大学录取新生的种族混合多元化的保护性规定,主张不以学生的族群身份来影响录取,反对哈佛大学为了保持所谓校园的文化多元性而限制学习成绩较好的亚裔美国学生入学等。

其次,在外交“新政”中也表现为去除一切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唯一准绳,强调“无条件的对等”与“绝对的自由”。比如,特朗普反对“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需求”;反对“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盟主,要照顾北约盟国的军事短板,要多承担军事防务费用”;反对“为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在气候变化、难民安置等全球治理问题方面大国就要做出适当牺牲与表率”等。所以,他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照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反对给中国的市场开放以时间周期表,要求完全对等的国际贸易额度,否则就以征税来威逼。

反对给北约盟国特殊军事安全保护的照顾,要求欧洲盟国对等承担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安全防务费用。反对并退出奥巴马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让传统的排放大户煤钢工业重回美国。主张对等处理巴以问题,反对照顾“弱者”——巴勒斯坦,反对继续搁置早已通过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反对以顾全国际社会大局为由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而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试图强迫伊朗去核。反对为了美国的大国地位,照顾加拿大与墨西哥,维持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机制。反对以西方世界团结为由,继续容忍欧盟变相的贸易保护,而主张彻底的零关税。

#### 四、不宜过分夸大特朗普“新政”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新政”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过分夸大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否则容易犯战略性错误。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其发展状况对中美两国与世界和平都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如何衡量和评估中美关系的状况本身就是个难题。由于“贸易战”的直接负面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感知就像过山车似的跌入低谷。不少人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就是针对中国,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人甚至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197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sup>②</sup>。

笔者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感知,是过分夸大了特朗普“新政”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

第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不是针对中国,是推行其外交“新政”的重要举措,是在兑现

① 钱满素著:《文明给谁看》,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89-91页。

② 林宏宇:“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4日。



他的竞选承诺而已。我们不要对号入座,臆想成真,而且所谓“贸易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

“贸易战”属于特朗普外交“新政”的重要举措,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与地区,只不过针对中国的更严厉、更高调些——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 70%。而且从选举政治角度来看,他在竞选时所发出的承诺,绝大部分都很快兑现了,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失信”了。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对中国发过“狠话”,比如,他说过“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人偷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要对中国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等。但这些政策宣示在其执政的第一年都没能兑现,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主动外交打乱了特朗普的执政节奏。2017 年 4 月习主席主动赴美参加“海湖庄园”会晤,并成功邀请特朗普在当年 11 月访华,这些外交举措都成功地延迟了特朗普对华竞选承诺的兑现。但随着特朗普对华了解的深入,以及刺激国内就业的需要,特朗普开始兑现其迟到的竞选承诺。

尽管媒体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炒作得很厉害,但实际上,“贸易战”的影响是有限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贸易战”涉及的经济总量与当前庞大的世界经济规模相比,不值一提,无法撼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局。其二,特朗普政府为了满足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倾向于自吹自擂,故意扩大“贸易战”作用的宣传,从而对外部世界产生恐慌效应。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贸易战”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 6 500 亿美元,即使这些商品都按照目前的最高税额——25% 征税,也不过 1 600 多亿美元。这与全球每年 80 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相比是微不足道,根本不会对全球经济走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样,即使特朗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 5 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也无非约 1 250 亿美元,这与我国 12 万多亿美元的经济总量相比,也不可能产生方向性的影响,最多给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速带来些许拖拽影响。而从短期来看,“贸易战”虽可迫使美国资本回流,有助于特朗普创造国内部分的就业机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把

双刃剑,将会加重美国的国内生产成本,增加美国国民的生活成本,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笔者相信未来 1—2 年之内,特朗普肯定要对此贸易政策做出反思与修正。

第二,尽管受到特朗普“贸易战”以及特朗普政府其他恶化中美关系举措(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的负面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确实遭遇很大困难(但绝非历史上最困难时期),但我们如果过分夸大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其最大的危害是真的有可能把中美关系往坏的方向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是人为“塑造”出来的。

中美双方因为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之间的格外呵护与引导,需要营造良好正面的合作氛围,也就是需要人为的积极“塑造”。纵观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从试图恢复与台湾地区“正常关系”的里根总统,到指责“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暴君”的克林顿总统,再到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的小布什总统,再到“重返亚太”的奥巴马总统,无不是如此。不同的塑造与引导,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过分宣扬中美关系的消极面会导致负面悲观的氛围塑造,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发展的更大困难。尤其在遇到像特朗普这样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且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依常规出牌的美国总统,更需要我们的主动塑造和正面引导。如果说,特朗普现在的“胡来”是对中美关系战略意义的无知与忽视,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后他会逐渐认识到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就像他所崇拜的偶像——里根总统那样。

当前中美关系绝非中美关系史上最困难的时期。1989—1992 年,我们曾经历过中美关系几乎要断绝来往的困难;1999 年“炸馆事件”与 2001 年“撞机事件”,曾使得中美关系几乎要面临冲突甚至开战的危险。有人说特朗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就是突破了中美关系的底线,其实这无非是特朗普在炒冷饭,因为小布什在 2000 年竞选时就已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了。还有人说,当前美国的建制派精英都很

反华，其实不然，美国社会是很多元的，谁也不敢说他就代表美国了。建制派精英也是很多元的，有反华的，也有知华的，我们不必过分悲观地以偏概全。就像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国内既有支持特朗普的，也有反对特朗普的。

明年是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同时，由于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了国会众议院，从明年开始特朗普将进入“跛脚期”，根据以往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跛脚期”的美国总统往往倾向于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预判随着特朗普“新政”的逐步成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也将可能逐步进入沉稳期。中美关系非常重要<sup>①</sup>，我们需要理智——理性+智慧，即使特朗普政府“胡来”“乱来”，我们也不能失去战略定力，不宜过

分夸大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否则会适得其反。

综上所述，特朗普“新政”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了较大影响，内政方面体现在对美国国内经济的重视与拉动，执政效果较好。外交方面体现为以“美国优先”为准则，继承并发扬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在社会思潮方面，特朗普“新政”打破了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所谓“政治正确性”，让过度“左倾”的美国逐渐回归正态。同时，我们不宜过分解读特朗普“新政”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而应从战略高度认知、从正面角度积极塑造中美关系。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编辑 贡 杨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Deal" and Its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LIN Hongyu<sup>1</sup>

(1.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 better grasp of Trump's "new deal" coul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t the direction of the US's future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connotation of Trump's "new deal" could be analyzed in 3 dimensions: domestic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and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As for domestic affairs, it mainly presents in 4 elements: tax-cut, employment promotion, seeking support from the voter, and anti-immigration. The effect of the domestic "new deal" is expressed as a drive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governance result is relatively good. In the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it is embodied in the principle of "America First", which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three magic diplomatic weapons" of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s since the 20<sup>th</sup> century.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rump's "new deal" has broken the so-call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moral correctness" of America's pluralism cultural, resetting the over-"left-leaning" US to normalit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cognize and positively shape the momentum of Sino-US relations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read too much in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ump's "new deal".

**Key words:** Trump's "new deal"; domestic effect; diplomatic influence; Sino-US relations

<sup>①</sup> 参见滕建群：“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24页。